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卷五

程千帆題



麗文文化事業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卷五

程千帆題



麗文文化事業

發刊詞

在學界同道的齊心灌溉下，在麗文文化公司董事長楊麗源先生熱心鼎助下，《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五期出版了。

五年以來，本刊共登載學術論文一百四十三篇，內容包括宋代詩、詞、文、賦、小說、戲劇、楚辭、美學，以及文學理論。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就好像宋代文學的層面多方，姿態橫生，呈現千巖競秀，萬壑奔流的氣象，給人歡喜，令人愛賞。

作為一份斷代文學研究專刊，內容並不局限在宋代文學的門類，也包括文學的接受與影響，更涵概宋代文學與其他學科的整合。所以，涉及問題並不單純，研究領域也不單薄，探索過程更不會單調。尤其在北京大學《全宋詩》七十二冊出齊，四川大學《全宋文》二百冊排印在即，吳文治先生《宋詩話全編》十冊印行，曾棗莊先生《中華大典·宋遼金文學分典》不日出版之情況下，宋代文學之研究，將是熱潮可期。四川大學古籍所不斷出版宋代研究之工具書，北京大學陸續編印「宋代學術研究叢書」，復旦大學正籌開「宋代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並成立宋代文學學會。凡此種種，對宋代文學之研究，肯定會有推波助瀾的效應。本刊適逢其會，它的意義，只是學海微瀾罷了。也許很渺小，但是它一直存在著。

本期刊登論文二十二篇，有關宋詩與宋代詩學之論著凡十二篇，文藝思想一篇，版本研究兩篇。詞作與詞學研究六篇，文賦研究一篇。就作家之研究而言，有西崑詩人、蘇軾、晁補之、朱熹、文天祥、汪元量、元好問、方回、柳永；就主題研究而言，有詠物詩、傳神論、唱和詩、論詩詩、唐宋詩異同、晚宋詩風、詩歌意象、反思致用、園林詩、邊塞詩、詞境、集句詞、詞學觀、本色論、雅俗之辨、詠史詞、文賦。主題研究，形成本期的主要特色。宋代詩人未經探討者尚多，值得大力嘗試。文學理論的全面研究，開發也有限，值得用心投入。辭賦、四六、小說、古文、戲劇各領域，問津者更少，尤其期得有志者前來拓荒開路。

本刊能順利出版，還得感謝本系選修「宋金元文學理論」課程的博碩士研究生：彭錦華、劉雅芬、王雅儀、李斐雯、林珊湘、許玉敏、陳玉真、黃美珍、黃繼立、蔡雅惠、鄭倖宜的協助校對；內人郭芳齡不殫其煩、任勞任怨地協助一切事務。當然，最感謝是學界朋友的惠賜大作，增光本刊。在此，一併致謝。

自二〇〇〇年起，本刊改為半年刊，每年出二期，敬請繼續支持，踴躍投稿。

張 高 評 成功大學中文系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第五期

目 錄

發刊詞·····	張高評 ··· 1
從唱和詩的角度解讀西崑酬唱集中的詠物詩·····	周益忠 ··· 1
略說蘇軾的傳神論·····	周先慎 ··· 39
晁補之的文藝思想·····	羅鳳珠 ··· 49
論朱熹的清遠詩風·····	莫礪鋒 ··· 87
文天祥與汪元量獄中唱和詩探析·····	陳建華 ··· 103
一宗文學批評研究上的冤案：有關元好問評蘇軾詩的 評論·····	楊松年 ··· 131
從登覽詩看唐宋詩的差異——以瀛奎律髓為例·····	林天祥 ··· 143
方回的「格」論及其對晚宋詩風的批判·····	王德明 ··· 161
「美人」與「高士」——兩個咏梅擬象的遞變·····	程 杰 ··· 173
宋代詩論與禪宗「三句」的表達模式·····	林湘華 ··· 191
北宋園林詩的主題類型·····	林秀珍 ··· 213
南宋初年使金詩人邊塞詩初探·····	林珍瑩 ··· 237
南宋蘇軾著述刊刻考略·····	曾棗莊 ··· 263
南宋昭君詩與反思致用之主題·····	張高評 ··· 283
《蘇詩補注》的編撰體例與主要成就·····	王友勝 ··· 313
唐宋之際詞境嬗變的一線軌跡·····	韓經太 ··· 331
略論柳永詞之俗·····	孫克強 ··· 349

兩宋集句詞形式考·····	王偉勇	···363
論兩宋文人詞學觀的矛盾性及其價值·····	王曉驪	···399
本色之論與雅俗之辨：宋代詞學批評的標準與蘄向··	李 揚	···409
試論宋代詠史詞的形成與發展·····	鄭淑玲	···425
文賦的界定及其形成·····	張宏生	···439

從唱和詩的角度 解讀西崑酬唱集中的詠物詩

彰化師大 周益忠

一、緣 起

(一)宋玉有情終未識

詩人緣景生情，發為吟詠，景物有異，適足以寄託情懷之變化，景物依舊卻又興今昔盛衰之慨。景物乃與創作產生密切的關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切則直賦其事，繼則借物生情，因景寓意，乃至於通篇詠物，實在是如同劉勰所說的：

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物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文心雕龍·物色》）

於此，劉氏將文思與景物關聯起來，吾人進而可知大自然景物不同，詩人的情懷也因而改變，而詩文的創作也由此觸發而形諸筆端了。這也是〈明詩篇〉說的：「人秉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所以說：「詩能體物，每以物而興懷，物可引詩，亦因詩而覩態」（註一）大自然和詩作的關係密切，遂演進為詠物詩的產生。

若是追本溯源，詩經已有「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昔我往矣，楊柳依依」等等部份詠物詩篇及屈原所作〈橘頌〉等亦詠物，但畢竟是體制未全。漢人所作如見於《史記》高祖所詠的鴻鵠歌（註二），以及《西京雜記》所載僅昭帝劉弗陵所作的〈黃鵠歌〉（註三）皆可看到詠物詩發展的軌跡。

然畢竟作品有限，而《昭明文選》所載班婕妤的〈怨歌行〉（註四）也是漢代五言詩中所僅見的作品，其後曹植有〈吁嗟篇〉假轉蓬以自況（註五），都跟詠物有關。

到了晉朝以後，阮籍〈詠懷詩〉的「林中有奇鳥」借鳳凰說自己，陶潛的〈歸鳥〉更借詠鳥來發抒那「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的心情。都還保有言志的傳統。但在之後出現大量「品題物名而吟詠之」的詠物詩，專以刻劃為工，所以張戒要認為：

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專以詠物（註六）。

如此畫分，雖然不無牽強，但以此說明六朝時巧構形似之言的詩壇現象，也是蠻貼切的。後來俞琰也說道：

至六朝而始以一物命題。（《詳註分類詠物詩選序》）

從六朝以後，詠物的風氣一直盛行到唐朝而不衰。明人胡應麟就說：「詠物詩起於六朝，唐人沿襲（註七）。」？俞琰更明說道：

唐人繼之，著作益工，兩宋元明承之，篇什益廣，故詠物一體，三百導其源、六朝備其製、唐人擅其美、兩宋元明沿其傳。（《詳註分類詠物詩選序》）

由上所言，可以看出詠物詩發展的軌跡，而「唐人擅其美」一詞最有意思，可見唐人在詩歌技巧的表現下，已能合於體物得神、因小見大、有所寄託等標準，不愧擅其美的美名。這當中，所論及技巧之工、數量之多，當推李義山為首。義山的詠物詩論者頗多，評價也很高，無庸贅述（註八），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何以西崑的詠物詩，後來的評價就顯得褒貶不一，而且褒少貶多。實值得加以探究，因為貶西崑的評家每病其堆砌典故、專事詞藻，而好之者則又稱許道：「全是作者身世的敘述（註九）。」作為宋初詩壇的領袖之一，西崑體自有其成功處，然而後人卻每囿於成見，對於西崑頗多責難。

比如大陸學者吳小如的《西崑體評議》。就曾比較義山的〈牡丹〉詩與劉筠的〈梨〉詩，且談到義山用了八個典故，劉詩「也用了八個典故，但前四句是梨的典故，後四句則以櫻桃熟、梅實酸和蔗漿甜來比喻梨味，未免堆砌。這樣摹擬李商隱，就屬於貌合神離了。」且更認為「西崑體並不能同李

商隱的全部詩作畫等號。」云云，認為西崑不善學義山（註十）。

其實，若將兩家詠物詩來作比較，西崑在數量以及被接受的程度雖遠不及義山，但我們不能不了解崑體是唱和之作而形成的，詩人唱和中「和意不和韻」的現象，所用的典故以及相互的關係。若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比如從政治的觸及面、或是文化理想的堅持上來探究，西崑體詩人，或者也有比義山更廣或更深之處。

（二）試由義山〈牡丹〉詩看西崑體的〈梨〉詩

就我們對上面所提到的〈牡丹〉和〈梨〉來說，前詩為：

錦幃初卷衛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垂手亂翻雕玉佩；折腰爭舞鬱金裙。石家蠟燭何曾剪？荀令香爐可待熏。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寄朝雲。

義山此詩，八句而已，居然用了八個典故，但後人每讚譽有加（註十一），諸如「他要把這都寫出來，這就需要各種典故。……他要寫盛放牡丹，自然想到錦幃初卷的衛夫人；寫含苞初放的牡丹，自然想到用繡被裹著的越女了。因此用典多而顯得靈活（註十二）。」這類的觀點多從肯定義山出發，義山詩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因此，如今較少爭議，但是西崑的詩就沒那麼幸連了，因此實在有必要加以仔細研讀，以挖掘這些館閣之臣的用心所在，我們試看劉筠的〈梨〉詩：

玄光仙樹阻丹梯，御宿嘉名近可齊。真定早寒霜葉薄，樊川初曉露枝低。先時櫻熟煩羊酪，遠信梅酸損瓠犀。宋玉有情終未試，蔗漿無奈楚魂迷。

誠如吳小如所言，此詩「前四句是梨的典故」，不過，若仔細來看，這些故實的運用是有其作用的。如首句「玄光」云云，出自《漢武帝內傳》所載：「太上之果有玄光梨。」而阻丹梯一語，實可想到仙果的不得嘗，也暗示著成仙的不可能，因之，退而求其次，人間極品，宮苑所出的寒消梨，可得一嘗。次聯的真定、樊川二句，引用何晏〈九州論〉：「真定好梨」以及《辛氏三秦記》所載：「武帝園曰樊川，有大梨如五升瓶，名寒消梨（註十三）。」以言其出身非凡，此外，霜葉薄、露枝低也可說明好梨需經早寒霜

冷的考驗，和初曉露水的滋潤，更為難得。後半筆鋒一轉，談到他物來作比較：櫻桃雖然先熟卻得煩羊酪來相配，更且，若據《太平御覽》、〈果部六〉所引：「其櫻桃盛以琉璃，和以香酪」云云，要吃櫻桃相較起來還真麻煩，而南人對於羊酪又不感興趣（註十四）。經此相比，何者為佳就很明顯了，以物喻人的手法也隱約可見。

至於遠信句言及梅實之酸損及牙齒，也為人所知，凡此皆可知其不如梨，這是借他物以襯托的手法，末聯亦然，論到宋玉有情然終究不識此梨，所以只知用蔗漿來招魂，因而楚魂依然執迷不悟。按宋玉有〈招魂〉之作言：「膾鱉炮羔，有柘漿些。」可知欲招魂，用蔗漿不如用梨，否則，終將如宋玉的徒勞無功。此說正好突顯此果的非凡，了解典故方知詩人用意之深刻如此。而且此詩招魂一語，或指招楚王，或指招屈原，在此隱藏令人想像的空間，皆有寄託之意（註十五）。比起義山詩只在正面描述牡丹之美，劉詩這種又有陪襯，而且尾聯議論振起，用典的手法變化多樣，應該也是值得讚美的。

若是進一步來考察，此詩實為劉氏和錢惟演及楊億之作而來，錢氏首唱之詩為：

紫花青帶壓枝繁，秋實離離出上蘭。東海圓珪無奈碧，嵯州甜雪不勝寒。已憂仙佩懸珠重，更恐金刀切玉難。自與相如解消渴，何須瓊蕊作朝餐。

這首詩也用了不少典故：首句引張騫〈耳目記〉「紫花梨」的故事言其可解人之心頭熱，次句秋實離離，也說明宮苑中此果不少。「東海」一聯說明梨的色澤勝過東海的玉珪，而且冰涼可口，也比西域甜雪更勝一籌。這兩句分別用《文選·江淹·別賦》秋月如珪句李善注引《遼甲開山圖》；及以《太平御覽》卷十二引《拾遺記》「西王母來進嵯州甜雪」的典故。五六兩句則說此果的貴重；且憂其果如玉一般，想切開恐有困難，極力形容其為世間珍品。

仙佩句用《韓詩外傳》：「鄭交甫適南楚……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卵。」金刀切玉用《博物志》：「昆吾切玉刀，刀切玉如臘。」事亦見《列子·湯問》等，皆非僻典，所要形容的是要吃這梨的機會難得。末二句

意為得食此果即如相如一解消渴疾，不須另尋仙草瓊蕊來作早餐了。錢氏此詩目的在狀梨之罕有，及它的神奇，意為既有此物，何須求仙？正因這樣，所以也用了不少故實，但這都是為了表現此果的難得，才如此誇張的；而誇張中也暗示求仙之舉不如禮遇人才來得重要。

至於楊億的詩則為：

繁花如雪早傷春，千樹封侯未是貧。漢苑漫傳盧橘賦，驪山誰識荔枝塵？九秋青女霜添味，五夜方諸月溜津。楚客狂醒朝已解，水風猶自獵汀蘋。

首聯借梨樹的繁雪，令人傷春，傷春一詞，楊詩中屢見，似也可借而見其情志（註十六）。在此也呼應錢詩首聯的壓枝繁等而來，次句言但有此樹千棵，也就如同封侯了。用《史記·貨殖列傳》事。次聯則言〈上林賦〉中漢苑的盧橘，及《太真外傳》中驪山道上兼程趕來的荔枝，二首都不如此梨。

頸聯則極言此物非凡，既經九秋青女的降雪增添其味，更有《淮南子·天文訓》裡五夜方諸（即取水之鏡）（註十七）見月則津而為水」的故事，來說它滋味的特別高貴。紀昀言其「警切」，應該有見於此，這也是典故所製造出來的效果。末聯翻用錢詩的結語而來，言自己縱使病酒已解，然而卻又看到水風猶在獵殺香草，不免令人難過。既呼應九秋的季节，也知作者慨嘆於這滿目蕭條的景象。因而如宋玉〈風賦〉的：「故其風中人，狀直慄慄憊憊，清涼增歎，清清泠泠，愈病析醒。」宋玉大王雄風的一番話，乃意有所指，因而解酒後的清醒反而更難受，也可與劉詩的「楚魂迷」相參。

經過一番分析之後，可見這三人，更迭唱和，自有其心意相通處，而其心意每蘊含在那些典故裏，所以解讀典故，就如同解讀他們主體情志（註十八）。此詩作於景德三年（一〇〇六）真宗已有封禪之心與楊億意見不合（註十九）。諸人處危疑之地，王欽若等奸佞在側，既不能直言之，然而又基於士大夫的職責所在，不得不言，所以才運用「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詠物詩配合包蘊密緻的典故來寄託心事。比如在此三詩中錢詩先暗示若解相如之渴，則不須瓊蕊朝餐以求仙，對於當時文士的遭遇，尤其是館閣之臣的窘境，頗能觸及到一些，接著楊詩就借題發揮，言食梨解酒，卻又看到肅殺之氣，

實有獨醒的無奈。所以劉詩因言這無奈的關鍵，「楚魂迷」一詞實也是意有所寄託，又能呼應錢楊之詩，在和意不和韻中有其相濡以沫、知音相契的情懷在，最為可貴。

至於丁謂雖然也有和詩，但終究不能同諸人相契合，縱使他寫出像「玄圃雲腴滋紺質，上林風馭獵清香。」的詩句，似乎頗能迴應楊詩，然而尾聯卻說：「多少好枝誰最見？冒霜丹頰倚鄰牆。」以〈登徒子好色賦〉之窺牆為喻，或可見其人品之一般，也正因他的心終究不能契合楊劉，所以自此以後，即不再有丁謂的和詩（註二〇）。

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唱和之道實不可小看，於此詠物之作，若不就此細心爬梳，對於詩中典故不能會得其言外之意，乃至於詩人和意不和韻處（註二一），未加相互參照，逕以義山勝處來責難西崑諸公，非但不是持平之論，恐不免自曝其短，正如歐陽脩所言：「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雲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註二二）。

二、西崑詠物詩的再探索

西崑詠物詩雖然以模仿李義山著稱，但在受到後世的重視程度上，卻不可同日而語，義山詩自有其值得肯定處，且論者已多，在此不擬多言，所遺憾的是；崑體詠物詩無論對當時或後世，都有或顯或隱的影響，但迄今而言，一窺其究竟者猶寥寥無幾，這其中、當代學者曾棗莊氏的《論西崑體》一文有專篇論及，且以「湘蘭自古傳幽怨」為題，足見作者頗有一窺西崑底蘊的企圖，而且他的成就的確可觀，比如對於楊億的〈禁中庭樹〉、劉筠的〈槿花〉、〈館中新蟬〉等皆能發其旨趣，在論及錢氏等人的詠〈鶴〉詩時，更說道：「劉筠諸人的鶴詩是西崑集中較成功的詠物詩。」曾氏進一步說明其成功處在於：「既不離鶴又不膠於于鶴的典故。」以此說詠物詩也許還有可再加以討論的，因為所謂不離又不膠只是好詩的要件之一，單說這還不夠，在這方面，黃永武先生的〈詠物詩的評價標準〉已有論及（註二三），吾人可借此來檢視並解讀西崑的底蘊，既將其包蘊密緻的特點，層層剝開，讀

出他們的寄託所在，探討「作者生命的投入」以及其他（註二四），諸如文化理想的觸及等等。這也是今天吾人探索西崑時所該努力做到的。

今試檢視西崑的詠物詩，從〈禁中庭樹〉起，〈槿花〉、〈館中新蟬〉、〈鶴〉（一作禁中鶴）、〈赤日〉（包括〈夜意〉）、〈荷花〉、再賦、再賦七言、又贈一絕、〈梨〉、〈淚〉、〈樞密王佐丞宅新菊〉、〈柳絮〉、〈霜月〉、〈櫻桃〉、〈螢〉等共一十六篇、五十四首詩。

這些詩篇所詠的不過一十三物而已，不像義山同類詩的繁複多樣（註二五）。應可由「禁中庭樹」、「館中新蟬」等詩知其所詠皆在館閣之故。題材雖不若義山之多樣，但是焦點集中，以之言比興寄託，皆可尋其本事，不至於有故弄玄虛、強作解人或大而無當之嫌。這當中也有一些不在館閣內的作品，比如：〈樞密王左丞宅新菊〉一般皆以為「純是應酬之作」，由題目知：此乃諸人為王左丞即王旦祝壽時所作（註二六），因而與其他在館閣所唱和的有別。另外〈淚詩〉已於《詩家總愛西崑好》一文中分析過，茲不再述，（見《文學與美學》第五集）赤日，夜意皆詠暑熱，實為一物（見下節）。於此，但以第一首〈禁中庭樹〉及〈槿花〉加以探索，標出主題，點明詩作的情志所在，並以其典故之寄託、以及諸人唱和詩之「和意不和韻」等，試著對諸人的寫作背景及其互為主體的寫作企圖，加以分析論述，以詳究西崑詩人於此包蘊密緻的工夫下所彰顯的意義。

（一）蜀柳笑孤貞——歲寒「禁中庭樹」自許的詩人

〈禁中庭樹〉一詩，楊億首唱，錢劉二人皆有和作，楊詩為：

直幹依金闥，繁陰覆綺楹。累珠晨露重，嚙管夜蟬輕。霜桂丹丘路，星榆北斗城。歲寒徒自許，蜀柳笑孤貞。

由首聯之以直發端，即可看出作者詠物的焦點所在，及他的自許，「依金闥」一語也蘊含著作者自身的處境，二者都有其共同的特徵，接著就言此樹的功用，繁陰覆蓋著這秘閣楹柱，給人帶來陰涼。次聯「累珠」句，言其承受晨露之多，「嚙管」句乃就夜晚蟬鳴之清而言，二句有既受雨露之恩，當如蟬鳴之清的心意，然若從義山詩詠蟬的「我亦舉家清」說起，則「清」字亦蘊含此刻清寒難以維生的委屈，我們可由〈漢武〉：「待詔先生齒編貝

，那教索米向長安。」知道他此時的飢寒，於此《夢溪筆談》卷一所載，也可印證：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唯內外制不給。楊大年身為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饑欲死。」言樹而說及蟬，應可看出他有意要說自己的處境及懷抱。

頸聯霜桂句，則進而言本性高潔，如成仙路上凌霜之桂，又如天上種植榆樹的北斗星，北斗為眾星所圍繞，而長於其間的榆樹，應也有作者以孤貞自比的情懷（註二七）。所以尾聯歲寒句就話鋒一轉，自嘲這種自許的徒然，因借蜀柳笑其孤貞，來說明他行事的不合時宜。用《南史》張緒傳的典故，隱喻他不隨蜀柳來媚人，這都是有言外之意的。

是以錢惟演的和詩即道：

紫闥分陰地，丹條擢秀時。高枝接溫樹，密葉覆辛夷。夜影瑤光接，晨英玉露滋。乘春好封殖，為賦角弓詩。

錢氏則在勸楊億自寬的角度上為詩。首聯紫闥、丹條二句，言此時他已在此京城（紫闥）有一隅（分陰地）得以表現其才華（擢秀）。頤聯之高枝句，用《漢書·孔光傳》之典：「或問溫室省中樹，光默不應」，溫室殿（武帝所建宮殿）中有樹，頗合此樹之身分，因而言其高枝相接，「密葉覆辛夷」，若據王逸注「辛夷，香草」，也可知此樹覆蓋香草（註二八），可為君子之依託。頸聯之「夜影」句，言其高又可接北斗星為眾人之則，「晨英」句，則言其雨露可沾溉花草，即可惠及君子，亦有勸楊寬心的隱喻。尾聯之「乘春好封殖」一句引用《左傳·昭公二年》：「韓宣子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事。季武子用角弓詩見於《詩經·小雅，魚藻之什·角弓》：「兄弟婚姻，無胥遠矣。」又云：「爾之教矣，民胥傲矣。」詩中無忘角弓，頗有以季武子和韓宣子互勉之意。因樹起興，言其人亦猶此樹，易為人所倣效，不可不自勉。

正緣於此，所以底下劉筠之和作，亦以此樹相期許也：

羽葉籠盤石，虬枝拂畫堂。夜聲含素瑟，曉影逼扶桑。好借鶯為瑞，無容麝損香。寧知千載後，祇美召公棠。

起句之籠磐石，可呼應其師楊億，言其耿介的人格，堅貞之如磐石，次句以畫堂為言，若以〈漢官儀〉所言：「黃門有畫堂之署」則仍有身處要津之意。頷聯「夜聲」句以素瑟為言，夜晚之時聽其聲有如素女之瑟，其聲悲。四句，「逼扶桑」，則又以《山海經》：「扶桑為十日所浴」之典，言此樹高直可逼近於扶桑。夜聲則含悲，曉影則又自許若此，詩人矛盾的情志俱現。頸聯「好借」、「無容」二句，分別以鸞瑞、麝香為言，前者化用《山海經·西山經》：「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翟而五采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及《漢書·宣帝紀》之：「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二典，言可供鳳鳥來集而兆瑞。後者用嵇康〈養生論〉之典：「麝食柏而香」，言此樹足供麝之食，而於己無損。也頗自負，因而帶出尾聯「召公棠」之言，後人當「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於此而互相標榜（註二九）。既呼應錢氏所作，更慰其師楊億孤貞之憤，劉筠此作可以說是深得和詩相濡以沫的旨趣了。

（二）楚夢不終朝——由「槿花」說君臣遇合

至於〈槿花〉一詩，亦足見西崑諸公之言：「男女之情以喻君臣遇合」，曾棗莊氏，分析〈槿花〉一詩頗有見地（註三〇），惜其但析劉筠之首唱，而未及他二人之和作，另析〈禁中庭樹〉，亦僅釋楊億之首唱，而不談劉錢之和作一樣，未免美中不足，今曾氏於劉筠之首唱既已道其要蘊，因不再論，但言楊、錢之作，楊億之和詩云：

宿霧初披縠，晨霞暫照梁。千金輕換笑，七駕未成章。塵暗神妃襪，衣殘侍史香。深情傳寶瑟，終古怨清湘。

首聯亦似劉筠之「紫霧函燈檠，彤霞逼綺寮。」皆以霧、霞為言，唯劉筠以槿花似燈檠來形容，楊億則以初披縠為喻，似略勝一籌，如宋玉《神女賦》之「動霧縠以徐步」，觸覺更如道蘊之詠雪。晨霞暫照梁，則亦言花美如朝霞照於屋樑。頷聯則以「千金輕換笑」先言相知一顧值千金。用李白詩：「相知兩相得，一顧輕千金。」似有翻劉筠：「吳宮何薄命，楚夢不終朝」意。言縱一笑雖千金亦不惜。較之劉筠但「嘆槿花易凋」（曾棗莊語），更能道出槿花薄命的積極意義（註三一），然而「七駕未成章」則用《詩

經·小雅·大東》：「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言其工作雖勤，卻不能有成。再則塵暗、衣殘二句，一則借《洛神賦》之「凌波微步，羅襪生塵」言其姿態雖美卻不為人知，而以「侍史香」句借：「女侍史執香爐燒燼，從入臺給使護衣服也（註三二）。」，而言其香氣亦足夠為侍史護衣而使之留香。尾聯則言其深情但能借寶瑟而傳，所傳者清湘楚臣終古之怨也。言其不為人知，而只能托怨於此，結語用「寶瑟」一語－其實亦劉筠禁中庭樹：「夜聲含素瑟」之用意，皆以瑟音寄託其怨之不得不發（三三）。則又呼應劉筠「槿花」詩之「莫移風雨怨，更屬鵲為橋」且托怨更深。

正緣初楊億之怨頗深，錢惟演則頗有加以安慰之意，錢氏之詩曰：

綺霞初結處，珠露未晞時，寶樹寧三尺，華燈更九枝。亭亭方自喜，黯黯卻成悲。欲作飛煙散，猶憐返照遲。

首聯亦點出霞、露二字，如同楊詩首聯，不同的是此處先言霞，再言露，言其花開如紅霞，且露有雨露，而露珠未乾（蒙受君恩）之時，則其身價應可超過三尺之寶樹（註三四），且其燦爛如燈光煌煌的九華之燈。（用《漢武內傳》事），頷聯所言乃指其花盛開時之壯觀，然而頸聯之亭亭方自喜，言方以亭亭玉立而自喜之際，卻不意已因日暮至黯黯失色的悲涼了（註三五）。言其花之易謝為可惜，亦呼應楊億之「終古怨」句，然尾聯卻振起，先則言欲作飛煙之散去，亦「無可奈何花落去」之意，頗有時不我予的悲哀，然而終究以「猶憐返照遲」作結，以言其猶望君心之一悟也，是以不忍離去之速。返照猶返影，翻前句之意，起伏有致（註三六）。錢氏用意猶較楊詩為和緩，猶想給皇帝一次機會，不似楊億之失望，觀點雖異，仍不失「泉涸，魚相濡以沫」之知音相契的情懷。

三人之外，劉鷟亦有和作：「虢國妝初罷，高唐夢始迴。霓裳猶未解，繡被已成堆。赤帝宮簾卷，華陽洞戶開。神仙有良會，清唱在瑤臺。」先則以虢國夫人及高唐神女，喻其美及生命短暫如夢幻，頷聯則言其容顏雖猶在，然已花落滿地－繡被成堆。頸聯則言炎夏已過，唯仙境亦門戶大開，眾神仙將聚會於瑤臺，清唱一番。頗能道出館閣之臣聚會唱和的盛事。然劉氏此作終究不能契合三人之心。此首較具有臺閣體的意味（註三七）。

三、論西崑體詠物詩的成就

看過三人詠赤日，從日—赤日—詠到夜—夜意，連詩題都可不拘，實如錢詠《履園譚詩》上所說的：「詠物最雖工，太切題，則黏皮帶骨，不切題則捕風捉影，須在不即不離之間。」赤日、夜意等詩之作，可說暗合於此，而且更能因小見大，有所寄託，使筆有遠情，則更合於黃永武先生所言「詠物詩積極的評價標準」（註三八）。其實不只是赤日，若總結以上各詩，則題材雖異，作者體會亦有不同，然大體楊、劉、錢三人實都能符合於積極標準四點中的其中各項，赤日、夜意都是如此，其他各詩亦然，今試以黃氏之四項積極標準來檢驗西崑諸公詠物詩的成就。

（一）體物得神

詠物詩的基本條件是體物得神，參化工之妙，使神態全出。「體物得神」一語黃氏引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中所云：「體物而得神，則自有靈通之句，參化工之妙。」而說解道：「能將化工的天巧表現出來，是詠物詩的基本條件（註三九）。」西崑諸人的詩整個看來，實多能合乎此。於詠物詩中既別有寄託，更因而能參此化工之妙——「對於自然萬物的創造，每一物必有每一物的特性。詩人要把握住甲的特性，這特性不能移用到乙上去（註四〇）。」而且西崑體詠物詩中詩人每在首聯即如此，如第一首詠物詩〈禁中庭樹〉，楊億首唱「直幹依金闥」即能知其為禁中樹，而非郊外、荒野、深山或行道的樹，而次句「繁陰覆綺盈」，亦將此樹之神態俱現，錢氏和詩「紫闥分陰地，丹條擢秀時。」亦可見此樹之異於其他，而樹人兼寫，亦可為以下詩意的張本。至於劉筠的「羽葉籠盤石，虬枝拂畫堂。」盤石之堅固，畫堂的華麗，固已扣緊「禁中」一詞，而籠、拂二字更將其枝葉之婆婆寫得維妙維肖，諸人在此真可謂不負「體物得神，參化工之妙」的要求。

又如〈槿花〉的「朝生夕殞」特性，及「日光所燦，疑若焰生。」的艷麗，諸人以之寫文士自身更是神龍活現。所以劉筠即在首聯道：「紫霧函燈